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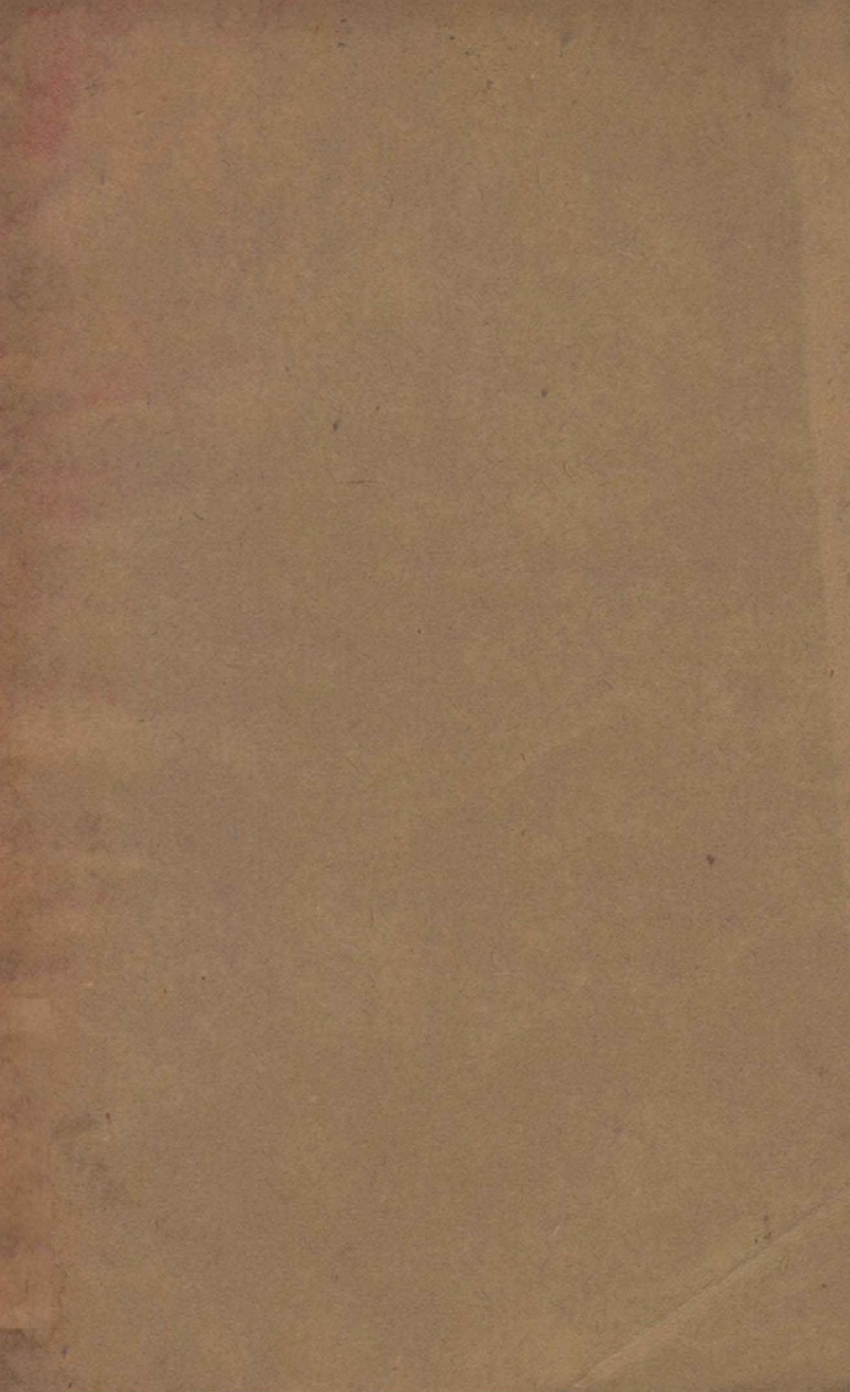
漢譯世界名著

中國印刷術源流史

卡德著

劉麟生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omas Francis Carter 著
劉 麟 生 譯

漢譯世界
名著著

中國印刷術源流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者卡德小傳

——生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

一九二一年春間，中國又遇災荒，散賑之事，需人孔殷，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仍依曩例，應召而往。茲所以紀此者，則以此行中有一段故事，足資談助耳。

卡德氏乘火車往山東，途中無事，則以讀書爲消遣。氏所讀之書，爲克倫涅爾(W. J. Clennell)所著之中國宗教發達史(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誦讀之際，忽有所動於心，以爲中國四大發明(譯者按，此指造紙、印刷術、火藥及指南針)世界人士所知幾何，殊有研究之價值，此卽中國印刷術源流史(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中緒論所由來也。

荒賑辦理竣事，卡德仍返故居辦學，彼從事於此，蓋已八年，惟車中讀書之感想，仍往來於懷中，

因此而求知之慾亦愈熾。一九二二年之春，仍襄助工賑，當時中國費鉅萬之款，築三百哩之公路，以工代賑。卡德固躬與其事，事畢歸來，乃埋頭著作，以研究中國印刷術發明之經過。

卡德世界觀念，殆與有生以俱來。其母多德 (Hetrie Dodd)，生於土耳其之薩隆尼加 (Salonica) 故十歲以前，即擅四種語言；從其父母習英文，從其保姆習希臘語，入學習法文，至土耳其語，則當地所應用，自更不可少。多德卒業於美國和略克山大學 (Mount Holyoke College)，於一八七四年，嫁與卡德牧師 (Thomas Carter)，生四子，本書著者，即其季也。

卡德生於新澤西州 (New Jersey) 之蓬吞城 (Bounton)，當時四方賓客，輻輳於其門。蓋其父喜壯遊，其祖父經營出版事業，又致力於宗教與善舉，紐約人士，在十九世紀末年，殆無不知其名者。卡德先世爲蘇格蘭人，賦性率剛毅不阿。卡德之敬慕先德，實本於其祖父之遺教。其外祖及其舅父姨母，常由土耳其寄書於其家，皆足影響於卡德之後來生活。多德博士 (卡德之舅) 及其妹在土耳其時，頗欣賞土耳其人之文化遺產，書札中頗拳拳於此，故卡德幼時，即知愛慕遠方之文化，其所受印象深矣。

一九〇六年，卡德第一次來中國（光緒三十二年）時，彼離開勃林司登大學（Princeton），亦僅二年，與同學三人，爲觀光世界之舉。見聞既日新而月異，計劃遂不得不隨之而更張。一行人物抵南京後，彼遂獨自深入內地。當時南京至懷遠，尙未通火車，卡德隨同一羣木匠前往，跋涉長途，可一百五十哩，襍被之具，悉由南京友人，爲之供給，並授以若干華語，至其同行之人，固無一人能了解英語也。

卡德之習中文，卽於此時發軔。既抵懷遠，卽覓師授以華文，三月之間，進步極速。迨返美繼續治學時，居然能以華文，與其師通信。一九一〇年，娶北歐女子爲妻，返華任事，卽利用華語，以與中國人相周旋焉。

此後十年間，卡德在內地一縣辦理鄉學，與華人極爲接近，對於中國人之背景，了解甚深。彼以爲華人寬宏大度，富於忍耐性，且爲有真正好文化之一種民族，故常言曰：『吾此來教學，亦自學也』（*I came to teach, but I stayed to learn*）。其熱心於求知，可以概見。自一九一〇年抵華以後，最大之副業，卽爲研究中國史；一方面借重於書籍，一方面喜與中國學者談論往籍，蓋中國士人

最喜以前言往行告人，其增益卡德之見聞固多。卡德研求中國文字，仍著成效，以中國文字之難讀而言，西人視之，直是令人頭痛，而卡德研究之時，轉視爲津津有味之事，斯亦奇矣。

卡德對於人生，蓋能抱樂觀者；足跡所經，無論爲不識字之老農，或博聞強記之君子，傾談終日，以其新知告人，無不盡歡而散。英人梅斯菲德 (Masfeld) 在所著馬可波羅敘言中有言：『世間奇聞異跡，惟奇異之旅行家，方得知之而見之。』卡德之視中國，殆爲無窮之祕藏。彼初次與華人接觸時，覺青年農夫，對於節候農事及畜牧，所知甚多，遠爲勃林司登榮譽生 (Princeton Phi Beta Kappa) 所不及。販夫走卒，雖不識文書，然敬學崇儒之精神，乃與其蘇格蘭先德相埒。至於彼等應人接物，亦自具有深銳捷給之眼光，有時反自媿不如，深歎讀書二十年，未必足以知人論世也。

中國社會之組織，建於家族制度上，二千五百年以來，士人進身之階，祇有學術一途。此種現象，深爲卡德所嘉許。卡德爲人，溫文和藹，寬恕爲懷，故對於中國人，殊覺氣味相投。彼以爲中國人心理，並無玄妙不可解之處；彼自初卽承認中國人之性情，甚合理性；重友誼，尙理智，講氣節，喜交際，無一不與彼個人性情相合；中國人自古及今，固無不如是也。

卡德在其緒論中，略述其著書之經過。卡德離華以後，旅歐幾及一年，遍歷各學術中心地點，以求關於中國印刷術發明之新材料。歐洲人對於中國印刷術之發明，所知甚少。卡德搜輯至勤，卒能成一巨著，其欣幸愉快，實爲生平所未嘗有也。

卡德在歐時，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Columbia University）請其到美講學。卡德允其請。一九二四年，遂爲該系主任教授。卡德劬學不懈之精神，與其循善誘之熱誠，頗能引起一般學子之興趣。彼所教授之學子，遂變成專門研究之一班，各勤所業，以漸向於一公共之目標。一九二五年之春，卡德久病不起。其中國文化班學生，僉議自行上課，而不時往卡德病榻之前，有所請益，成績仍極優美，學生之上課者，絲毫不見減少。當時從卡德遊者，今日已在美國講學著書，宣傳東方文化。卡德固極力主張溝通東西文化，以便東西人士互相了解，其目的蓋不僅在求知識而已。

世界大戰以還，文化事業衰落，遂令國際間了解及合作諸良法美意，大受打擊。以言和平，舊估價已唾棄無餘，新估價尙無從尋覓。卡德之意，以爲東西人士欲求新諒解，非互相尊重彼此文化不

可。卡德之往哥倫比亞講學，卽抱此意旨，其著成此書，亦有此意存乎其中。彼固愛重人生者，此書遂爲卡德給與世人之一大遺產。好學深思，積勞成疾，此書付印時，彼已重病，書出不數日，卡德亦與世長辭矣。

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初版告罄時，同人等對於照樣複印，或俟有新材料時訂正再印，頗有所討論。卡德生前，以爲此書乃初次探討之結果，頗欲再加研究，俾其盡善盡美。然卡德逝世後已五載於茲，並無若何新材料，可供訂正之用，吾人固不妨以原書重印行世；惟第三章標題，則易以新者，書尾參考書目，亦略有增加，此則洛弗博士(Dr. B. Laufer)之贊助，不可忘也。

一九三一年三月——D. C. M. 識於紐約。

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編 中國印刷術之背景	一一
第一章 造紙之發明	一一
第二章 印章之使用	一八
第三章 石碑搨本	二四
第四章 佛教之進展與印刷之需要	二八
第二編 中國之雕板印刷	三二
第五章 雕板印刷在中國之重要——論用墨——論雕板印刷術	三三

- 第六章 中國佛教寺院中之最初雕板印刷……………三七
- 第七章 日本聖德皇后及其所刻印之符咒（紀元後七七〇年左右）……………四三
- 第八章 最初之雕板書籍——八六八年之金剛經……………五〇
- 第九章 馮道刊印九經（九三二——九五三）……………六三
- 第十章 中國雕板印刷最盛時期……………七二
- 第十一章 紙幣之印行……………八八

第二編 中國雕板印刷術之西漸……………九九

- 第十二章 最初東西思想及貨物之傳播……………九九
- 第十三章 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之千年史……………一一〇
- 第十四章 回紇人在吐魯番地方之印刷……………一一七
- 第十五章 各國對於印刷之阻礙……………一二八

第十六章	元代之東西交通……………	一三一
第十七章	東西交通之樞紐——波斯……………	一四一
第十八章	十字軍時代之埃及雕板印刷……………	一五〇
第十九章	紙牌與印刷術西漸之關係……………	一五六
第二十章	論紡織物之印刷……………	一六三
第二十一章	歐洲之雕板印刷……………	一六八
第四編	論活字印刷……………	一七五
第二十二章	中國之活字印刷……………	一七五
第二十三章	活字印刷術在高麗之發達……………	一八四
第二十四章	谷騰堡發明印刷之淵源……………	一九三

中國印刷術源流史

緒論

歐洲當文藝復興時代之初年，輸入四大發明，均與近代文明，有絕大之關係。此四大發明爲何？一爲造紙，二爲印刷術，兩者能爲宗教改革及民衆教育植其基礎；第三則爲火藥之發明，可以鏟除封建制度，創立民衆自衛軍；第四則爲指南針之發明，因此遂發現美洲，而令全世界加入歷史舞臺之中。此四大發明，皆以中國人居重要位置。本書所從事探討者，則以印刷術之發明爲限。

基督紀元後數百年間，歐洲人受中亞民族之騷擾，歷史家稱之爲黑暗時代。中國在此時期中，亦陷入數百年無政府狀態中。（譯者按，此指五胡十六國時代。）惟蠻族之遷徙，在西方幾於完全鏟滅固有之文化，在遠東則不如此之甚，中國恢復元氣較速，其接受各種發明亦較早。歐洲各國，則

直至文藝復興時代之初年，始接受各種發明。據馬可波羅記載，十三世紀中，（南宋及元初）中國新文化，已如日方中，遠過當時之歐洲文化矣。

歐洲新生活運動之際，其文化寶藏，乃為阿剌伯帝國與君士坦丁。歐洲古代文化之淵源，皆庋藏於其中，於是歐洲人士趨之若鶩，因此而東方文化與發明，亦由此灌輸於歐洲。阿剌伯人與蒙古人，無甚發明之物，而東方發明物之傳播於歐洲，則借重於阿剌伯人與蒙古人不少。由此可知歐洲之進步，乃由中國文化之進展，及希臘羅馬文化之復興二者所造成。彼歐洲舊文化，固不能獨擅其功。惟歐洲文化之消沉，殆千餘年，其人士之秀傑者，乃能急起直追，利用東方已有之發明，建設今日之文化，此實東方人士所不及料。蓋東方已有之發明物。雖東方人士，固亦不能有深切著明之了解。

中國之發明物，其影響於歐亞文化最深者，莫如造紙與印刷術。關於造紙之發明，早為一般學者所注意，首先用科學方法研究之者，為哥倫比亞中國文化教授夏德博士（F. Hirth）。此後韋爾思（H. G. Wells）世界史綱，重為申敘，有名於時。至於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則歐洲學者知之甚少，惟一二巨著中始有之。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中，敘述活字印刷術時，對於谷騰堡（Gutenberg）

與科斯忒(Coster)孰爲最先發明活字體之爭辯，詳爲論列，佔原書十一頁之多，而對於歐洲發明印刷術以前之史蹟，則敘述不及四分之一頁。德國國家圖書館中，有印刷術史二巨冊，其中涉及中國者，亦僅有一八四七年巴黎某雜誌一文耳。

研究中國印刷術史，殆少創作，此書不過爲中外人士對於中國印刷術研究之結晶品。其中有中國人日本人西方人之著作，並參考最近突厥斯單及埃及發掘報告之結果，參互錯綜而成。讀者試一檢閱參考書目，則知前人探討之成績，其有功於此書者甚大。惟前項書籍，大率異地異時之作，蒼萃參校之而成一書，實爲絕無而僅有之工作，其困難固在是，其興趣亦在是也。

歐洲載籍，最早關於中國印刷術之記載，爲一五五〇年時葡萄牙商人，自廣州返國，攜有中國雕板書數本，獻之國王，國王以之贈給教皇。經意大利史家佐維斯(Jovius)研究，以爲歐洲印刷術，實導源於中國。十八世紀中，喀勃賴(Phil. Couplet)在大英百科全書中，根據天主教徒之報告立論，以爲九三〇年，實爲中國發明印刷術之一年。(譯者按，此爲後唐莊宗長興元年。)一七六五年，米爾曼(G. Meerman)印行活字印刷術源流考(*Origines Typographicae*)一書，敘述中國

發明印刷術之經過，則根據阿刺伯人之載籍也。

此後從中國載籍方面討論此問題者，有克拉勃羅特 (J. Klapproth, 一八三四年) 及汝理昂 二人 (S. Julien, 一八四七年)。汝理昂之文章，在亞細亞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中發表，雖搜討有不甚確切之處，然在當時，則已爲絕無僅有之作品。一八五八年，寇仁爵士 (Robert Curzon) 在倫敦菲羅必伯龍學會叢刊 (Miscellanies of Philobiblon Society of London) 中，發表邁多斯 (T. T. Meadows) 與愛爾近爵士 (Elgin) 一書，實爲古今來敘述中國雕版術最佳之作品，惜該項刊物，無籍籍名，此稿亦遂湮沒無聞，良可惜也！一八五八年以後，歐洲文字中，絕少談論中國印刷術者，直至一九二三年，柏林有希勒博士 (Hille)，發行一小冊子，有十五頁之多，詳述中國活字印刷術之經過，及其傳播至高麗情形。其參考資料，一半來自汝理昂及薩陀 (E. Satow)，一半來自中國載籍。本書作者，亦曾費數月之光陰，執業於希勒博士之門。博士爲柏林國家圖書館中國書籍部主任，曾以其參考書籍及資料，供作者之用，彌可欣感。

一八八二年，薩陀爵士曾於日本亞細亞學會叢刊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中，著有論文，論及日本高麗印刷術初年發達史，至今猶爲西方關於此類題材之最好資料。

近代中日兩國關於此類之著作，共有三種：一爲朝倉龜三之日本古刻書史，一爲葉德輝之書林清話，一爲孫毓修（留庵）之中國雕板源流考。朝倉龜三之書，略於中國而詳於日本高麗，此亦理有固然。惟上項書籍，既係中日文作品，歐洲著作，罕有涉及之者。此三種著作，均屬篇幅甚短，然較之歐洲關於此項題材之作品，則已翔實多多矣。

本書參考資料，大率借重於上列五種文字之著作（英、法、德、日、中）。一方面因此可以搜集此項必需之知識不少，一方面則可藉此以進窺中國古時之載籍。此外中國材料方面，尚有兩大巨著。一爲一七二六年出版之圖書集成，一爲一七三五年出版之格致鏡原，其中所引古代著作，均甚可貴。惟多詳於書法之演進與毛筆造紙之故事，對於印刷術，仍語焉不詳。蓋中國人視書法爲美術，印刷爲手藝故耳。然此中所得材料，已足使吾人了解中國印刷術最初之狀態。要之吾人對於歐洲雕板印刷術，所知亦甚少，兩相比較，其材料蓋亦多寡相埒。此後中國材料方面，或另有新發現，以供吾